

长篇纪实文学

# 大宅院

姚家余 / 著

深宅汇聚勤劳血汗 金钱挣得凄惨苦难  
富家偏出败家儿郎 美人却伴拙夫安眠  
斯生如梦往事如烟 命运随缘言也难言

上



7

甘肃文化出版社

# 大宅院

(上)

姚家余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宅院/姚家余著. -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11

ISBN 7-80608-876-8

I.大… II.姚…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8887 号

责任编辑:贾 莉

封面设计:李 栋

版式设计:赵 兵

## 大 宅 院

姚家余 著

---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印      制:北京书林印刷厂  
社      址: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      厂      址: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  
邮政编码:730030      邮政编码:101314  
电      话:(0931)8454246      发行经销:新华书店

---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版      次: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字      数:540 千字      印      次:2004 年 8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张:24.75

---

书      号:ISBN 7-80608-876-8

---

定      价:53.60 元(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新中国成立后,姚峰因为是地主,曾受到过批斗,但他却对共产党和新社会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经常叨咕一句话:“新社会好啊,国泰民安,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

这句话绝不是他在挨批斗时被逼迫所说的,而是在家里对孙子姚宁发出的感慨。

姚峰是个经历过兵荒马乱岁月的人,他在旧社会虽说经过奋斗手里有许多钱,置办了许多土地,却没能过上一天安生的日子,真正体会到了“宁做治世犬,不为乱世人”的道理。

原来,姚峰的爷爷姚礼是清末举人,由于刚刚中举,即逢清帝逊位,未得人朝会试取得功名之机,只好守着祖业于乡间躬耕,幻想有朝一日时运转机,飞黄腾达。

谁料想,时运不济运蹇人!姚礼苦待的时机不仅没有到来,到来的却是一场百年不遇的天灾,使他的幻想彻底破灭,而以此开始为生计而苦忧不尽。

那一年的夏季,暴雨不断,黄河水位猛涨。姚礼见自家距黄河不过六七里路,站在家门前即可眺望黄河大堤,他心中十分忧怕黄河决堤。

这日,天空乌云密布,黑沉沉的,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姚礼独立宅院之中,观望天气,忽见成群的蚂蚁纷纷自洞穴中爬出,浩浩荡荡沿着土墙向屋檐上迁徙,不禁暗叫“不妙”!

遂急转身向远处黄河望去,只见大河浪高流急,咆哮着的河水不时冲上堤岸。姚礼看得心惊胆战,自语道:“上苍震怒,欲降罪于人!”说着,急入堂屋对家人高叫:“暴雨即至,河水漫堤,你们速做准

备，收拾细软及日用之物，我们快往高埠处暂避，若待大河溃堤，逃将不及。”

姚礼话音未落，只听天空雷声滚滚，倾盆大雨骤然降下。他忙向窗外看去，只见宅院中眨眼之间已积下半尺深雨水，忍不住大喝一声：“不好！我家地势低，快往土山上土地庙中暂避。”

家人望着室外瓢泼大雨，皆不愿离家出门，惟有姚礼长孙年方八岁的姚峰面现惊慌之色，大叫：“爷爷的话不可不听，快走！”

姚礼见只有孙儿赞同自己，余者还都不以为意，不禁动怒，随手将桌上油灯掷到地上，摔得粉碎，骂众人道：“你们还不如孩子见识，再不走，时必为水害！”

一家老少见姚礼声色俱厉，只好慌忙拿了一些衣食及日用之物，扶老携幼冒雨出门，往距宅后三五里远近土山上的土地庙跑去。

姚礼与三个儿子在众人后正欲出门，忽听马厩内马儿嘶鸣。姚礼忙叫住三子，吩咐道：“快套车，待我将书籍细软再带上一些走。”

三子见父亲语气果断严厉，只好依命。不多时，两辆车套好，姚礼即与诸子将几个箱柜抬上车，又将被褥拿了几条，用油布遮了，装到车上。

此时，雨下得越发急了，抬眼远望，水天一色，黄河湍急的水流已从堤坝上流下。姚礼长子姚信见状，叹道：“幸亏爹令我等早做准备，这河堤怕是保不住了！”

姚礼次子姚伟在雨中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也痛心地说道：“可惜地里的庄稼了！”

姚礼听这些弟兄相对叹息，忍不住骂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啰嗦些无用言语。倘若大河决口，此间便是一片汪洋，你们快去屋内取大铁锅并水桶等日用家什，再带上些油盐，咱这一家十余口人，还要活下去！”

三子姚仕一直一声不响，此时见平地积水已有尺余，不禁惊慌地叫道：“爹，我们不再走，这水就要涨起来了！”

姚礼向远处河堤上看了一眼，果断地说了一句：“快取锅来，速走。”

父子四人又在宅院中忙了一阵，将两辆马车装上许多日用之物。姚礼一直留心黄河堤坝，此时，只见有一段河堤已被冲出了一条宽四五尺、深近一尺的豁口。水流喷射而出，带着泥沙还在使那豁口加大。

姚礼这才叫道：“快走！河堤出豁子了。”

说罢，与三子赶动马匹，急出宅院，向土地庙急驰而去。

姚家人去宅空，躲在厨下的一只黄狗似乎感到灾难即将来临，也紧随在两辆马车之后，向土地庙方向奔逃。

姚礼父子三人催马走了近两里路，猛听车后黄狗“嗷”地叫了一声，窜到了马车上。坐在车上的姚信一惊，猛回头竟见身后一里远处大水如山一般压了下来，发出一阵如牛吼般的声响。自家宅院，早被大水吞没，他吓得脸色惨白，叫道：“快！打马快跑！河堤溃决，大水追过来了。”

姚伟、姚仕二人各赶一车，这时也回头看到了洪峰，来不及说话，只顾拼命打马。姚礼坐在车上，见二子性急，忙叫道：“别慌！我们就要到土山下，别把车赶翻了！”

刚刚爬上土山的姚礼家人，这时也都发现了洪峰在追袭着自家的两辆马车，禁不住对车上的人高叫：“快！大水追过来了，快，快呀！”

姚信与姚礼分别坐在两辆马车上，眼看着洪峰越来越近，只担心马车在泥路上被陷住。

幸亏姚家的六匹马养得健壮，三匹马拉一辆车，车上所载又不十分沉重，才没有出现意外。

当两辆车驰至土山下，开始沿路上山时，赶车的姚伟、姚仕二兄弟不约而同地回首看时，滔天洪水，相距土山已不过三五十步。他们哪敢稍息，又都吆喝了一声“驾”，同时挥鞭催马。两辆车一口气奔到了土山上的土地庙前。家人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围拢了过来。姚礼坐在车上，对着山下洪水，重重地叹息了一声，说：“真是上天保佑！我一家安然无恙！”

姚信三兄弟指着山下翻滚的洪水，齐叹道：“若非爹，我一家都见

龙王去了！”

说罢，齐上前将姚礼扶下车来。一家人一齐动手，将两车上载的货物一件一件地搬到庙中。

姚礼见庙内只有自己一家人，不禁惋惜地叹道：“咱村中恐怕只有我们一家逃出来了。我真后悔呀！我们怎么就没想到知会乡邻们一声呢！”

姚礼夫人王氏叹道：“我家逃出已是万幸啦！若是再迟些，怕连我家也难逃这场大难呢！”

一家人被雨淋得如落汤鸡一般，正在嗟叹，姚峰自庙门口转回身来，叫道：“爷爷，水都涨到山腰了，会不会还涨啊！若是水涨到山顶，我们可咋办呢？”

姚礼忙到门前向外张望，半晌，回头对姚峰等安慰道：“不要怕！水势长不到山顶。”

王夫人一边听了，才安下心来，吩咐家人：“先别忙说话了，大伙都把湿衣服换下来，当心着凉。”

一家老幼，男男女女，遮遮掩掩，费了好一阵时间，才为孩子换上了一身干衣服，大人们也只是将湿衣服脱下来拧出雨水，仍旧披在身上。

姚信的媳妇张氏眼中含泪自语道：“我们当初哪想到会发这样的大水！若不是爹骂得急，还不愿顶雨出门呢。早知现在这样，多带些衣裳出来……”

她或是因为家园被毁，或是因为看着儿子姚峰等孩子和一家人守着一座残破的小土庙避难，感到难过，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姚伟媳妇林氏、姚仕媳妇刘氏见嫂嫂张氏悲伤，也都忘记了方才的惊慌，与她产生了共鸣，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姚礼见状，劝道：“你们这是何苦呢？如今我们一家人逃得性命，又带出了一些日用之物，应该庆幸才对。”

姚信见众女子哭哭啼啼，不耐烦地对自己媳妇张氏说：“哭啥？还不找些引火之物点起火来，也好让大伙儿烤干湿衣裳！”

张氏、林氏、刘氏这才拭去眼泪，在土地庙里寻找可以用来生火

的东西。

姚峰正与诸兄弟姐妹在一边逗着黄狗玩，见大人们张罗着要点火，率先站了起来，去与大人们一道寻找干柴。

姚信见状，眼中流露出赞许的目光。姚礼见自己的长孙如此懂事，也不住地点头，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笑容。

在姚礼心目中，把长子、长孙看得格外重。他自中举不得入仕后，一种怀才不遇的感情在心中日益加深。此时，他年已五十有余，便将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孙身上。

姚礼共生三子：长子姚信生有二子一女——长子姚峰，次子姚岐，女儿姚嵘；次子姚伟生有三子——长子姚屹，次子姚崢，三子姚峪；三子姚仕只生二女——长女姚岚，次女姚岑。

此时，姚礼与夫人王氏坐在庙中央地下摆放着的自家木箱上，望着五个年龄相差无几的孙儿、三个孙女和三个面色苍白的儿媳，将在庙里寻出的一些木板、木块、树枝等堆在一边，大媳妇张氏在四下寻找火镰和火绒，准备点火。

姚礼知儿媳急于寻找火种，即对张氏说：“现在到哪儿去找火镰！我那书箱中有一包‘洋火’，那还是我中举那年，进京游玩时买下的，你可找出，用来应急。”

张氏闻言大喜，奉承道：“爹爹真是救命菩萨，万事爹都能想在前边！”

说着，她去一木箱里翻了一阵，取出一个灰纸包得方方正正的小盒来，举着问姚礼：“爹，是这个吗？”

姚礼点头说：“就是它。”

姚峰等众孩童闻声，都聚拢过来，好奇地望着张氏将那盒儿上包着的一层灰纸打开。

张氏打开包着的纸，见那盒上印的东洋美人图儿，惊叫道：“真好看！”

众孩童亦齐叫：“好看，好看！”

张氏摆弄着这个寸许小盒，朝姚礼问道：“爹，这玩艺咋使呀？我可不知咋样能打得出火来。”



姚礼移步过去，将那盒儿接过，拿出一根火柴来，在盒脊上只一划，随着短短一阵“哧哧”响声，那小木棍便燃着了。众孩童与几个媳妇齐叫：“这东西真是宝贝，好啊！”

姚礼将燃着的火柴向那柴堆上一点，柴堆便燃烧了起来。他随手将那盒火柴交到大媳妇张氏手中，囑道：“你收着吧，别让它受潮了。”

众人皆向火堆围拢来。男人们都脱下外衣在火上烤着，只有姚信却似又想起了什么，冒雨走出了庙门。

众人皆现惊疑之色。姚礼却笑道：“他必是去卸马去了。”

果然，姚信出了庙门，即向停在雨中的两辆马车走去，把马匹依次从车套上卸下，将缰绳拴在车辕上，又于地上拾起方才盖木箱的油布，分别搭在几匹马背上，为马儿遮雨。

姚信忙了一会儿，又向山下观望了一阵。只见山下四周一望无际皆是深黄色的洪水，水位已涨到半山腰了，水面上漂浮着许多杂物，他心中暗道：“水面上不见被淹的人挣扎和尸首，必是皆被大水灌入房内，不得出来了！”

姚信叹息了一会儿，正欲回庙内避雨，忽见下面水中有一头猪和几只鸭鹅向山边游来。他心中一喜，暗道：“我一家人无饥饿之忧了！”

遂沿山坡向水边走去，只待那头一米来长的猪游上岸来。

不多时，那只猪疲惫不堪地上了岸，姚信不容它稍歇，一把将它后腿捉住，拖着向庙中便走。猪儿无力地叫着，挣扎着，但还是被他拖进了庙门。

一家人见姚信捉了一只猪进来，齐惊喜地叫道：“哪儿来的一头猪啊？”

姚信遂将因由道出，笑道：“我方才还担心我一家被困在这土山上，万一大水一时不退，我们会挨饿。看今天这样，方圆几十里都是大水，露于水面的只有我们居住的这座土山，而水中还有一些牲畜挣扎着向山边游来，这岂不是上苍给我们送来肉食！”

他说罢，将手中拖着的猪用力一提，提起两尺多高，又用力一甩，

将它丢到庙堂地中央。那猪被重重地跌到地下，叫了一声，便顺势趴在那儿了。

姚伟、姚仕走到猪身边，于姚信道：“大哥，我们宰了它，给大家伙改善伙食吧。”

姚信笑道：“不宰它，用啥来养活它？你二人把它杀了，也别退毛，干脆扒了皮，给大家煮了吃吧！”

于是，姚家在庙中的晚餐便成了红烧猪肉，直吃得一家人暂时忘了水灾带来的烦恼和悲哀。

雨停了，水退了，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大水过后的地表泥沙翻卷，晒得田野间腐烂的植物和畜禽尸首发出令人作呕的腐臭气。

姚礼在水退下去就差姚信回家看过，知宅院已被大水冲没了。今天带着一家人从山上下来，只见村庄已成了废墟，断墙残垣述说着凄凉。一些被大水泡得不成样子的死尸处处可见。

老夫人王氏叹道：“这里好惨人！必是这一村子人除了咱家都……”

姚信于姚礼道：“爹，咱不能再在这儿住了。我只感到这地方阴气太重。”

姚礼道：“我早就盘算过这事了。你们还不晓得，这大水过后，必有瘟疫。我们应速离这灾疫之地。”

姚峰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望着姚礼，问道：“爷爷，你带我们去哪里？是要去关东吧！”

姚礼听了小姚峰的话一惊，反问道：“你怎知爷爷要带你们去关东？”

姚峰认真地说：“昨天爷爷不是给我们讲了关东的许多事嘛，爷爷讲那关东沃野千里，是满清皇帝的老家，那里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所以我一猜就知道爷爷要带我们去那里。”

姚礼闻言与诸子大笑道：“我这大孙子真是聪明！我意正是要去关东，不知你们以为如何？”

姚信叹道：“据说关东是块宝地。只可惜我家祖祖辈辈留下的这

几十垧地了！”

姚礼道：“我家几代人守着这几十垧地，哪年不是提心吊胆地怕发水？与其不得安宁地守祖业而生，不如另寻安生之地重建家园，为子孙创下可以安居的基业。”

姚信点头道：“爹爹之言有理！今我一家侥幸逃得性命多亏了爹。日后如何生计，自是全凭爹作主张。”

姚伟、姚仕亦不住点头赞同姚信之言。王老夫人与张氏、林氏、刘氏见一家男人皆有远徙之意，又见眼下家园的惨象，也齐声赞同去关东寻地安生。

姚礼见一家人意见一致，乃吩咐道：“此地不可久留。现在天气酷热，死倒儿（死尸）腐气伤人，我一家切莫在此染上瘟疫。况且我家宅内之物已无法取带，我们何不即刻动身，直向东北而行，早出关，早立脚。”

众人依姚礼之言，纷纷上了马车……

姚礼一家十余口，乘了两辆马车，晓行夜宿，行了一月有余，终于到了关东辽河岸边。

那年月，山海关外人烟稀少，姚家十余口人对着关东平原的千里沃土，似乎感到这里的天比故乡的天要高得多，要蓝得多，连空气也要比故乡的清新得多，不禁对未来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他们丝毫没有逃难人的苦愁和烦恼。

这日中午时分，姚家驻马辽河边，姚信等三兄弟对着辽河两岸的黑土，齐于姚礼道：“辽河水清，河床又不似黄河高出地面，我们莫如在此垦荒，建立家园。”

姚礼摇头道：“我一家久受水害，再不临河而居！”

姚信见父亲态度坚决，即指远处高山和杂草丛生的原野建议道：“爹，莫如依山而居。凭我与爹学《易经》多年，又学些阴阳术，我见这里风水极佳，再者这一带土地荒芜，我们何不于山脚下居住，向四下垦荒？这河套土肥，不愁不打粮食。”

姚礼又看了看姚伟、姚仕，问：“你二人以为如何？”

姚伟、姚仕道：“大哥之见最好！居于高处，开垦这河套荒地，不愁没有好日子过。”

姚礼沉默半晌，道：“这里山清水秀，的确是好地方。只怕这地已有主！”

姚礼的夫人王氏这时也率了三房儿媳从马车上下来，举目四望，忽见前方不远处有一条溪流从山上下来，直流入辽河，忍不住指小溪对姚礼道：“当家的，孩子们说得有理！我们莫如居于山下小溪旁。你看这里风水多好！”

姚礼听着众人议论，叹道：“也罢！我一家奔波一月有余，难得此地有如此山水，咱们就在此稍歇。伟儿、仕儿可骑马四处转转，看看这里是啥地方，离集市有多远，这里土地是否有主人，然后我们再核计是否在此‘安营扎寨’。”

姚伟、姚仕依命，分头从车上卸下牲口骑上去了。

姚峰与众兄弟听爷爷吩咐在此歇息，纷纷从车上蹦下来。因时值三伏天，这群孩子在姚峰的带领下，齐向小溪边跑去。姚峰喜爱的那只黄狗此时热得直伸舌头，见姚峰等向小溪奔去，也懒得动，只趴在马车下，躲避阳光。

姚礼与姚信并众女眷于树荫下，一面张罗埋锅造饭，一面盘算着日后生计，忽听姚峰在小溪边高喊道：“爹，这溪流里有鱼，你快拿水桶来！”

姚礼闻言大喜，笑于姚信道：“你快去帮他们捉些鱼来。我一家人一个多月来生活实是太清苦了！多捉些鱼，我们也改善一下伙食。”

姚信笑道：“此间真是宝地！溪中有鱼，这大河中的鱼还不知有多少呢！”

说着，他欢欢喜喜地到马车上取了水桶向小溪边跑。

姚礼见孙儿们欢喜，也自感十分欣慰。他默默地走向两辆马车，分别从车上卸下四匹马牵着缰绳，向小溪边去饮马。

老夫人王氏带着三房儿媳说说笑笑地将锅灶支起。大媳妇张氏将柴草添至锅下，从怀中取出姚礼交与她的那盒火柴，朝小溪边的姚

信叫道：“他爹，快提一桶水来！”

姚信正看着自幼生长于河边的子侄们捉鱼，见他们个个身手不凡，不是这个捉了条小鲫鱼，就是那个捉到了一条大鲤鱼，鱼儿不住地被投进水桶里，心中十分欢愉。忽听妻子在呼叫他提水回去，乃阻众孩童道：“孩子们不要再捉了，今日捉这些鱼已经够我们吃的了，你们快洗洗上岸来，等着吃鱼吧！”

姚峰笑道：“爹，你先提这些鱼过去，让我娘她们收拾，我们再捉一些用火烤了吃。”

姚信不愿败孩子们的兴致，乃笑了笑，自提了水桶转回。

女人们见姚信提回了这许多鱼来，个个面带笑颜，待姚信从水桶里将鱼一条条捉出、摔死，她们便争着动手去收拾了。

姚信将剩下的半桶水倒入一个大黑泥盆里，又提了桶去打水，边走边吩咐妻子：“点火吧，我再打来清水，好炖鱼。”

清溪水清炖溪中鲜鱼，味道自然是很美的。姚家孩子们吃着鱼都十分欢喜，大人们却并不十分开心。这是因为姚伟、姚仕出去转了好一阵回来，告诉大家说这山后就有二十余户人家，离这些人家西北十里是个小集市，这里生活是十分方便，只可惜远近再无无主荒地了。一家人若要在这里落脚，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要舍得银钱买地安生而居；二是租房租地，过一日算一日。

姚礼听罢，沉默了半晌，问姚伟：“买三亩地要多少钱？”

姚伟答：“我与三弟打听了这山前土地及山岭皆属一个名唤张半山的人家所有。他出价还算合适，临溪这片荒地他也肯卖。他看上我与三弟骑的马好，就说一匹马可换一亩地。”

姚信摇头道：“咱家这六匹马都是好马，口儿又不老，一匹马只换一亩荒地太便宜他了。”

姚礼却说：“贵是贵了些！不过暂时换上三亩地，我一家才好安生。”

姚仕听着父兄言语，建议说：“我倒想用咱家三匹马一挂车换他家四亩地，待以后有了钱，我们再多买些地，添些牲口。”

姚礼点首道：“这倒是个好主意！”

姚信点着头，盘算了一阵，问姚仕：“能不能跟张半山再说说，咱用三马一挂车换他家五亩荒地？”

姚礼附和道：“对，换五亩荒地。明日我们要盖房，还要再给他些银钱买他家一些木材，他若肯时，我们便在此地立脚。”

姚仕微笑着说：“如此，待我与二哥再去与张半山商议。”

姚伟见父兄主意已定，乃放下碗筷，说了声：“我们去说说看。”

遂又与姚仕分骑了两匹马，向山后找张半山。

姚礼与姚信亦放下碗筷，站起身来，环顾山前这一大片荒地，二人皆认为小溪对面一片平整，恰好左邻小溪，右邻山丘，约有近五亩，正好与张半山家换来。

姚峰这时忽凑过来，指着那块地于姚礼说：“爷爷，那块地好是好，只可惜它南临大河，北靠高山，东有小溪，西是山丘，我们出入多不方便呀，除非在这小溪上搭一座桥！我看还是在咱们现在站着的小溪这边换一块地。这里虽说面积大，没有溪对面那片规矩，可是将来我们有了钱可以都买下来呀！”

姚礼看了姚峰一眼，大笑道：“有志不在年高，孙儿见识不凡！”

姚信也笑道：“这孩子还真有些见识！”

姚峰并没有笑，又向四周看了看，问：“爷爷决定买哪一块呀？”

姚礼拍了拍姚峰的肩膀，笑道：“爷爷还是想先买对面那一小块，待日后我孙子长大了，再买这边的吧！”

姚信也对姚峰道：“峰儿所见虽好，但眼下咱家是逃难来此地，先有一块立足之地也就不容易了！你若有出息，将来别说把山前这一片，就是把这山前山后几百亩地都买下，那才好呢！”

姚峰摇了摇头，叹道：“既然参与爷爷决定买对面那块地，你们就准备搭桥吧。”

说罢，姚峰又回到树荫下与众兄弟烤鱼吃去了。

姚礼望着姚峰对姚信说：“这孩子是成大器的材料，待我们安定下来，我要好好教他读书。我看我姚家的希望就在他身上了！”

姚信与姚礼顶着三伏天午后的太阳，立在溪边又盘算了一阵，才回到树荫下，只待姚伟、姚仕回来。

老夫人王氏见姚礼与姚信计议日后如何造房、如何安排生计，忍不住说：“今年这场大水逼得我们闯关东来，今日咱们终于走到这里，再往前已没有去处了，合该咱们在此住下！也真是上天有眼，菩萨保佑，这大伏天赶路，风里来，雨里走，一路下来大人孩子都平平安安地过来了。明日咱们安顿下来，我是要带几房媳妇寻个寺院好好给佛爷烧上几炷香的！”

姚礼不耐烦地说道：“我家祖祖辈辈少有人信佛，你若信时，由你自去便是！”

说罢，自去马车边打开一个大木箱，从那满满一箱书中随手拿出了一本，正欲翻看，王夫人抱怨道：“我们一路行来，千里万里，你却舍不得丢下这劳什子书，弄得车上人坐的地方都被书箱占了去，真不知你图个啥！我跟你一辈子，每日都见你读书，到头来也不见你混到个一官半职……”

姚礼被夫人唠叨得心烦，乃骂道：“妇人之见！岂不闻‘人遗子，金满赢，我遗子，惟一经’？况我姚家历代诗书传家，岂可到我这辈而使书香断绝？”

说着，将书丢于书箱之中，重重地将书箱盖关上，一抖长衫衣袖，叹道：“虎落平阳，犬亦欺！勿忘‘君子固穷，终非穷’！”

老夫人被姚礼当着众媳妇的面骂得委屈万分，忍不住边哭边指姚礼道：“当家的，你好狠心骂我！你……”

姚礼也自感当着众媳妇的面对夫人出言太过，又不肯在儿媳面前安慰夫人，乃转身向山边路上张望，希图姚伟、姚仕快些回来，也好商议下一步行止，摆脱眼下与夫人之间这种难堪的局面。

恰在这时，姚礼见姚仕一骑独归，不禁自语道：“怎么只有仕儿一人回来了？”

王夫人闻言，忙拭了泪，也向山边路上望去。

姚信恐母亲再生忧心，忙说：“一定是二弟留在张半山家了，三弟自来唤咱们。”

他话音刚落，姚仕已到近前，从马背上跳下，笑与众人道：“这回可好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安家喽！”

姚礼令其将与张半山商议经过说清楚些。姚仕才说：“那张半山真是个好入。我和二哥与他谈了参与大哥之意，他笑道，‘好说！既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安家，我们也就是乡里乡亲了。你们眼下若是无处居住，我家刚刚盖下一座仓房，准备秋后储粮，现在闲着也没用。这大伏天，还不至寒冷，你们不嫌弃，可暂住此避避风雨。你们初来乍到，若是需要些啥，尽可来我家取。’我与二哥即邀他同来看哪片地卖给咱家。他却反邀我一家暂到他家住下，说明日再看不妨！”

姚礼又问：“这位张员外谈吐如何？”

姚仕说：“怕也是读了些书的人！我见他谈吐不俗！”

姚礼笑道：“如此好与他交往。咱们与这种慷慨人相处，也不可小气，休让人家见笑！”

说罢，即令姚信与姚仕套上车，携一家老小，同去张半山家。

张半山乃当地远近闻名的财主，因其家财大地广，有人估算他家金银可铺满半个小山坡，故送绰号“张半山”。

张半山年过半百，一部花白的山羊胡子，衬托着他遍布皱纹的脸，显得十分苍老。他虽是大财主，却穿了件挂了补丁的蓝布长衫。姚礼进门一见便知他是一个十分勤俭和厚道的人，对其已有三分好感。

张半山见姚礼彬彬有礼，言谈不俗，虽穿着一件出了破洞的长衫，胡须也纷乱，但他眉宇间却有一股孤傲气，心中不免对其有相亲之意。

这时，姚礼与张半山正相对坐于张家大院的葡萄架下，二人之间放着一张小地桌，桌上放着两盏茶。

张半山看了一眼立于姚礼身后的三个儿子，笑道：“姚兄这三子个个身强力壮，若是在此间住下，用不了几年，就会富裕起来的。我虽说籍祖上留下这份家业，还称得上是个富户，但家丁不旺，难免晚年凄凉啊！”

姚礼问：“老兄府上几位公子？”

“一个皆无。我只生一女，也已嫁人，现过继我弟一子，又不甚成



器。唉！”

张半山说着，面现阴郁之色。姚礼忙劝道：“老兄不必忧叹，世间之事，有几件是如人意的？今日已不早了，我一家全赖老兄赐予方便，老弟心中万分感激，容当日后建成草舍，再请老兄共饮，以表我之寸心！”

张半山说：“今日本当为老兄接风，奈何贱内染疾，只好请兄一家委屈住于仓房之内了，但有所需，尽可与我说。我这人虽说不上慷慨仗义，但对你们远来之人，也可略尽一点微力，况日后我们又是乡里乡亲，万望老兄不必客套！”

姚礼拱手道谢，道：“老兄美意，我全领了！明日起我一家就要分头忙碌建宅之事，自是少不了麻烦您老兄的！”

说罢，与三子自回张宅后院内的仓房与家人共议明日起准备建房材料之事去了……

次日，天色微明，姚信即引二位兄弟赶了家中仅剩的一辆马车，上山伐树，准备于溪上架起一座小桥。因昨日姚家已与张半山议定，溪右那片荒地约五亩归姚家所有，姚家已将三马一挂车交与张家；张半山又十分关照姚家，嘱姚礼说若用木材，可去山上砍伐，故而姚信三兄弟起早便来伐木，拟于早饭前将小桥架起，白天也好一边挖宅基地一边向宅地运建房之物。

姚家三兄弟历经一场天灾，在逃难途中饱受风雨之苦，今日骤得这块土地，自是万分珍惜，干起活来也是分外起劲。他们先在山角砍下四棵碗口粗的黄花松树，去掉枝杈，运到小溪边，而后将每根树干都砍作几段，依次架到小溪之上，很快一座坚固的小桥就有了模样。

姚信见桥面宽度足够过一辆马车，乃与兄弟抡起锹来，向小桥的两端埋土，使桥与相连的一侧路面、一侧荒地分别形成两个缓坡。眨眼土埋够了，三兄弟齐用脚来将土踩实，又在桥上来回走了两趟。

姚信走下桥面，道：“小桥修成了，我们一会儿便陪爹一同来选宅基地。”

说罢，与两兄弟赶着马车，伴着朝阳，喜气洋洋地回去吃早饭。

自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姚家三兄弟每日披星而出，戴月而归，或